Uprising

Micky Neilson
翻译：fineday

第一章

复仇的种子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必然会发生一些大的不幸。命运似乎注定给人们都安排了残酷的测试，不可避免的、刻骨铭心的悲剧，给他的后半生打下永恒的烙印，直至死亡。在这种考验下，一些人可能会一蹶不振，从此像个影子一样，生活在从前的记忆中；而另一些人，却会被这种经历彻底的改变，变得更坚强，超越从前所有内心的懦弱和胆怯，最终走上一条连自己都没有想过的道路。

Arcturus Mengsk 就是后者之中的一个。他同样经历了人生中一场巨大的悲剧，却因此而改变，永远地成为了一个真实，而且具有坚强意志的人。像他这样的普通人，本该被悲剧摧毁，本该放弃一切，但也正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却在 Terran 的历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早年的 Arcturus 经常会在梦中看到自己。梦中的他，是一个伟大的身影，是所有人类的领导者。Arcturus 总是不会在意这些梦，只是简单地认为那多半是自己过于活跃的想象力造成的结果。在真实的世界里，Arcturus 只不过是个普通人，连他自己都没发现自己有什么领导能力。他总是不在意别人的事情，甚至连联邦也不放在心上，所有关心的，仅仅是好好在联邦军队里工作，还有当结束边缘星区勘探任务之后能挣到多少钱。在发现自己并没在为心中的信念战斗之前，他就是这样，专注于完成工作，缺乏领导欲望，只想在军队风向变掉之前混一个上校的职位。

当然，也在那场悲剧之前。

现在，当悲剧过去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Arcturus 改变了想法，那个曾经的自己，已经成了一个遥远的残影。现在，他即将成为梦中的那个人。

到现在为止，从大体上来说，事情还处于准备阶段，例如，通过 Korhal 的地下网络定期和同僚联络（虽然不久之后他们就越来越公开，以至于再也不用“地下”这个词），召集和自己有相同想法的热心青年进行训练，还有借着同盟 Umojan Protectorate 的力量，侦察联邦在这儿的行动。

准备进行的很好很顺利，Arcturus 不由的暗暗为自己的深谋远虑而骄傲。他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虽然在重要的行星上架设供给传送桥、入侵联邦主计算机或是暗中鼓动矿工起义也是很好很不错的选择，但他依旧认为，该是时候巩固一下当前的成果，认真地实施自己的大计了。

该是时候打开地狱之门了。

此刻 Mengsk 将军正看着面前二十多双 Umojan 人坚毅的眼睛。这个数目远远比所期待的要少，而且他也敢肯定，这里面的人没一个见过打斗的场面。不过至少他们还都很强壮，而且很能干，更重要的，他们愿意为了心中信念而战斗，而这，正是复仇的种子得以生根发芽的土壤。

将军通过眼神依次向所有人致敬。下一刻，人群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于是他开始了致辞。“我们今天之所以会站在这里，原因是我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和追求。那就是，不论是谁，个人或者政府，都没有权力不公正的对待任何人，我们追求的是独立自主。没错，这就是这场战争追求的东西。摆在你们面前的，是即将到来的强制隔离，是暴乱制造者的名号，那个所谓的政府，必将会把她不平等的法律强加到你们头上。这只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糕的，就是你们——或者说我们所有人——都会死。Pollock 和我，还有这儿其余的战士，你们知道，已经被联邦认定为叛徒了……”

Arcturus 的眼神往站在他左边的一个人扫去。Pollock Rimes。这是个一眼看去就像个经验丰富，身经百战的人——光秃秃的脑袋和脸上布满了伤疤，头骨的左上方甚至有一片细微的孔洞，面积大约和一个人的拳头差不多大；左边的耳朵差一点就连看都看不到了，鼻梁骨则是反着的 S 形。他的眼神空荡荡地盯着正前方，Arcturus 于是接着说道，“你们必须明白，每一个人都很可能没法活着看到它成为现实。”

Arcturus 的声音停了下来，发现在最大的窗子旁的屋外，站着一个人。那人看起来有亚洲血统，穿着低级勘探工的衣服，好像对屋子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兴趣。他抬起头，发现 Arcturus 正盯着他。两个人就这样相互凝视了大约一秒，然后他把视线移开了，似乎是在做着什么决定。就在此时，屋里传来了一声清喉咙的声音。于是 Arcturus 转过身去。发出声音的是一个一脸疯狂的老家伙，站在人群的前面，脸上布满皱纹。灰白的头发在光秃的头顶周围绕成了一个圈，和盘绕在山顶四周的薄云有些类似。“我已经过世的老妈经常说，如果一样东西不值得你为它去死，那它也不会值得你为它而活。”

Arcturus 挤出了半个笑脸，回道，“我明白。嗯，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Forest Keel，我参加了那场 7 年的 Guild War，早就看够了这一切。”

“我相信你是的，而且我也相信，你一定为你英明的长官立下了不少功劳。”老 Forest 咧嘴笑了起来，露出几颗残缺不全的牙齿。Arcturus 的目光再次回到了那扇窗户。勘探工还站在那儿，紧张地做着决定。于是 Arcturus 把注意力重新放到了人群之上。“好，已经是时候——”

忽然通道的门打开了，Arcturus 停下了正要说的话，往屋子对角看去。探头进来的是 Ailin Pasteur，勘探工大使。和往常不同的是，一向镇定自若的他，此刻脸上却显得很苍白，充满了忧虑。

“不好意思打断你，将军，但现在有些情况，需要你立刻注意一下。”

* * *

Spy Deck 是矿工长用来观察星系内可能存在沃土的星球的高清晰度全系照片的场所。当然在现在的征募时期，暂时还找不到一个更合适的名字来形容它当下的用途。就在不久之前，Ailin Pasteur 还是 Arcturus 的父亲 Angus 的下属，一次偶然的情况下，Angus 救了他一命，于是作为报答，Ailin 给打算让 Arcturus 作为将军领导革命的最大参议会投了一票。参议会决定允许 Mengsk 把 Protectorate 作为行动的基地，用陈旧的 Spy Deck 来检测外层空间。它的影像系统包含了所有在已知星系内的行星，还配有详细的表格，不仅如此，甚至也可以实时地列出正在沿着交易航线搬运货物的运输船队的进度。这当然可以看成是某种程度的“雷达”系统，虽然原始了点，但已经能满足 Arcturus 的需要了。此刻，Spy Deck 里聚满了疲惫的 Umojan Protectorate 最大参议会的人，似乎在担心什么。

Ailin 转向 Arcturus，犹豫地道，“我们收到了一条匿名通话，建议我们关注*这个*区域。”

Arcturus 看着刚刚显示出来的星区，在它正中间有一颗星，Arcturus 一眼就认了出来。“Korhal。”他自言自语道。大使轻轻地点了点头，Arcturus 随即注意到，他的额头上早已是大汗淋漓。“对。”

在图中的星球周围，环绕着几个小东西，像是某种低轨道卫星。Arcturus 立刻认出了它们究竟是什么东西，甚至比指挥官 Ailin 还要快。

“巡洋舰。”Ailin 确认道。“发现了二十艘。我们监听过了军用频道，但没发现任何可以解释这个情况的信息。”

“他们当然什么都不愿意承认。”Mengsk 回道，“不过，我敢打赌，你收到的匿名提示是联邦人发来的。如果那些飞船飞去 Korhal 轨道是出于联邦的命令，他们肯定是打算去找麻烦的。立刻把情报发给 Achton。”

* * *

在 Korhal 星的首都 Styrling 城中，Achton 上校——被推举出在 Mengsk 将军离开时顶替成为叛军首领的人——正站在城边的防御工事顶上，忙着发号施令。数不清的防空炮塔，作为最外层的防御，矗立在他身后，多到连遥远的地平线都变成了锯齿状。在起义之前，这座位于城中心的堡垒曾经是联邦的哨所，不过现在它已经变成了 Korhal 星上叛军的总指挥部。

这里的叛军们当然也已觉察到了停留在外空轨道上的联邦飞船，哪怕没有收到不久前的情报。只是如果仅凭他们落后的侦察仪，恐怕永远也没法侦测到刚刚确认的信息：飞船的数量足足有二十艘——这可不是一个小数字，尤其是其中的任何一艘都装着数以百计的机枪兵、运输船、攻城坦克，甚至还有巨人机器人。而且这还仅仅是地面部队，一旦进攻开始，几乎可以肯定他们必然会先进行猛烈的空袭。不过还好，现在这些都无需担心了，叛军们早已花了几乎整整一年的时间修建起了大批的防空武器，同时还招募了足够多的本地人口，组建起了一支庞大的军队——相当相当的庞大。

Achton 明白，和联邦军队展开正面对抗是迟早的事，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尽管心里充满了紧张害怕和期待，他依旧感到高兴。所有的等待终于都要结束了，战争也即将打响，Korhal 人马上就要告诉联邦：他们来自一个自由的星球，也必将为了自由抗争到底。这还不能让人高兴吗？*来吧*，上校心想，*带上你们的装甲机器人和隐形飞机，尽管放马过来吧。*

Achton 上校的脸上浮出了淡淡的笑容，静静等待着第一艘运输船的出现。

* * *

全息的影像中忽然显示出了好几个很小的东西，小到几乎看不清。它们成群结队地从飞船中分离，像大片的蝗虫，甩下巡洋舰，盘旋地飞向 Korhal 星的大气层。

“运输船？” Ailin 自言自语道，此时所有人的脑子里也在问着同样的问题，只是没人说出来。Mengsk 摇摇头道，“不对，太小了，它们看起来更像……天啊，不，这不可能，这绝对——” Mengsk 拼命地摇头，想忘掉那可怕的想法。他知道一旦自己相信了，那只会让它越来越像真的。

所有人和他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一片小小的、发光的亮点，慢慢坠入 Korhal 稠密的大气层。

* * *

Achton 还在等待，注视着 Styrling 围墙边的防御阵列。此时一名副官忽地跑上防御工事，上气不接下气。他的脸色十分慌张，像是希望立刻能逃到其他什么地方。

“长官，我们发现了好几百个正在接近的物体，目标锁定在了行星这一面上好几个地方。我不敢保证，但是我认为我们收到了那一面的报告，说他们也在追踪那些东西。”

“你说的是好几百个？” 上校开始渐渐失去先前的冷静，脸上浮现出了明显的恐惧。

“对，长官。它们很小，我们尚且无法辨别，但是它们飞的很快。”

就在此刻，上校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吵杂声，几乎难以察觉，像小虫在鸣叫。他随即抬头看往地平线。映入眼底的是一片拖着长长尾迹的小东西，正在快速下降。Achton 立刻全明白了。“这不公平……” 他轻轻道。

但副官没有听到他说的话。吵杂声很快变成了震耳欲聋的轰鸣，副官抬起头，发现更多的东西正在往他们站的地方垂直掉下来。他开始尖叫。

* * *

Spy Deck 陷入了一片死寂，屏幕上，许多片耀眼的亮斑向外扩散，扫过 Korhal 的表面，让整个星球的影像泛起了蒙蒙亮光。接着，更多的地方出现了同样的亮斑，一时间星球大部分的地表都沐浴在强烈的光芒之中。此刻，再也没有人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了。

“我的老天，完了……Korhal 完了，所有人都完了。好几百万的人啊……” Ailin 差点就要晕了过去。

Arcturus 感到浑身一阵冰凉，大脑里一片空白，除了面前的图象，燃烧着的 Korhal 星的图象。很快，亮斑开始熄灭，全息影像中的 Korhal 渐渐暗淡下去，从一颗繁华的行星变成了一个焦黑模糊的圆球。

在巨大的震惊和愤怒下，Arcturus 从嘴里咬出了两个字："集合。"

* * *

这就是发生在 Korhal 星上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中，这种事情一而再、再而三地被重复着：政府使出残暴的手段，试图镇压人民起义；而结果往往是适得其反，起义者的决心因此而愈发的增强。此刻，刚刚只有二十个人的休息室已经挤进了五十多个人，每个人都在愤怒地指责联邦无耻的暴行，同时为 Korhal 星上死去的同胞而惋惜。

房间尽头的一扇舱门滑了开来，出现在门口的是 Arcturus，像一头潜伏在角落，静静等待猎杀前一刻到来的狮子。

"你们都看到刚才发生什么了。我可以告诉想要知道详细情况的人——我想所有人都应该想知道——二十艘停在 Korhal 四号星外空的巡洋舰刚刚发射了大约一千枚启示录级核弹头。它们全部击中了星球的表面，三千五百万人将会永远看不到明天的太阳。我想，现在，激情演说、强迫或者哄骗都是多余的了，你们都明白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为握在手中的珍贵信仰而战斗的时刻已经到了，是时候向那些剥夺了你们自由的人发起挑战了，你们会站在我这一边吗？"

人群中爆发出一片震耳欲聋的吼声，五十个拳头同时举了起来。Mengsk 静候了少许，等到喧闹平静下一些后，接着说道，"今天，我宣布，你们再也不是平民了。从现在开始，你们都是士兵，而我们已经开始了战斗。" Mengsk 刚想继续，房间侧面的一个舱门滑了开，那个刚才在窗外探头看的勘探工走进了房间。所有人立刻安静了下来，Mengsk 的目光向他投去。

"我要加入。" 他说。

Mengsk 朝他走去，以一个胁迫的架势站在这个有点矮的人的面前。

"我见过你。不过你好像有些犹豫。"

勘探工点点头。"当时我还没下定决心，但现在已经决定了。"

这时人群中传来一声低低的嘲笑，站在将军边上的一个人轻轻哼了一声"土老冒。" 将军盯了他一眼，回头接着对那个亚洲人说道，"战场上的犹豫可是要用性命作为代价的，小鬼。"

年轻人盯着将军的眼睛，道，"长官，我只恳求您给我一个机会。"

"不管什么命令，你都能无条件地执行吗？"

"能。"

Mengsk 环顾了其他人一圈，顿了一下，终于点了点头。"你叫什么名字？"

"Somo。Somo Hung。"

“欢迎你来到这里。”将军言罢，转身走回了 Pollock 身边，扫了全体人员一眼。“就像我刚才说的，从现在开始……你就是士兵，而且你将会为身上的军装感到自豪。至于我们这个小军队的名字，这个只要联邦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的名字，我想最合适不过的应该就是 Son of Korhal！”

房间又一次炸开了锅，只是这次，爆发出的是发自灵魂的呐喊。“Mengsk！Mengsk！Mengsk！”

* * *

Ailin 站在将军身边，一起看着吊在船坞里的一艘破败不堪，几乎都不成船形的飞舰。工人们忙碌地围着这艘钢铁巨兽转来转去，手中的焊枪处飞散开一片片闪亮的火星，正在为它进行最后的修补和调整工作。

“虽然她看起来有些旧，但还是能很好服役的。”Ailin 一边朝窗外的飞舰点着头一边说。

“那肯定，我的老朋友。”Arcturus 显然对当前的工作进度感到很满意。

这艘巡洋舰是因为导航系统故障而坠毁的，就像几千年前，那四艘满载着罪犯，飞往遥远深空中可居住的世界（包括 Umoja）的超级航空母舰遇到的灾难一样。这些犯人是 Terran 的祖先，他们之后的每一代人类，都继承了这些人的性格，慢慢扩张，从一个世界开往另一个世界，以人类特有的方式发展着。

眼前停在船坞里的这艘巡洋舰坠毁的地点是一个炎热的星球，离 Protectorate 并不远，但在联邦的联络信号覆盖范围之外。Ailin 和 Mengsk 在事发的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并毁掉了飞船的定位发射器。在它的船舱中，两人找到了好几台 SCV，还有一辆完好无损的攻城坦克；接下来在发射台里，他们又发现了两架 CF/A-17G Wraith 战斗机，和四艘运输船。

之后，Protectorate 把飞船运回了一个自己的船坞。很明显的，丢掉了一艘飞船让联邦很窝火，但苦于手头又没有 Protectorate 暗中造反的证据，所以他们也不想冒然发起另一场战争。于是联邦宣布了所有船员的死讯，接着给 Protectorate 的人提供更高的工资和更短的工作时间，好让他们闭嘴（倒是也没人反对这个做法）。接着，没过多久，这艘失踪飞船的船长，Pollock Rimes，成了 Arcturus 最信任的战士。

随后的一年似乎非常漫长。在这段时间里，飞船缓慢而又有条不紊地被修复、升级和改装，直到此刻，成为停在 Arcturus 面前的，一艘完全属于他的巡洋舰。

Ailin 的话打断了将军的思绪。“你准备给她取个什么名字？”他问道。

Mengsk 仔细思考了好一段时间。

“Hyperion。”终于，他回答道，“我要叫她 *Hyperion*。”

话音刚落，Pollock 来到了他们两个的面前。“士兵们想要知道下面的安排，将军。”

Arcturus 的眼里闪着亮光，转头看着 Pollock，道，“告诉他们，我们一个小时后就出发。”

Pollock 的嘴角微微向上抬起了一点，形成了一个非常接近于笑的表情，那是 Arcturus 从来没在这个男人的脸上发现过的东西。

“是，长官。”

第二章

风暴前的宁静

Sarah Kerrigan 正在做着一场恶梦。梦中，时间像是停止不动一般，而她则被绑在一间漆黑的屋子里，似乎周围有一双看不见的眼睛在盯着自己。在无尽的黑暗中，她能听到一种异响，一种湿润黏着的物体在拍击滑动的声音，像是一只巨大的鼻涕虫在铺满瓷砖的地上慢慢爬行。声音的来源根本无法辨认，仿佛是从四面八方传来一样。接着，她感到了一些潮湿的东西，活的东西，沿着她的腿往上蠕动，再然后……所有的一切又会从头开始。

Sarah 忽地醒了过来，发现刚才的一切都是恶梦。

她坐在一间狭小昏暗的房间里，四周看不到门，手和脚被金属铐固定着。在房间远端的角落里，依稀可见放着一个关着的容器，贴着“危险品”的标签。它旁边则是一面巨大而模糊的玻璃，映出她身后的景象。Sarah 知道，镜子后面有人正在观察她，也能隐隐听到从房间外面传来的，持续不断的风声。

她感到精神几乎和身体断开了联系，每一个动作都变得非常迟缓，接近于失去知觉。她知道自己被注射了药物，但又完全无法回忆起自己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甚至自己叫什么名字。于是她开始全力对抗药物的效用，就在此时，门打开的声音传了过来，她抬头望去，发现一只小小的手臂从上方一个小孔里伸了进来，伸到了容器的后面。随后，手臂抽了回去，消失不见，那扇小门也关上了，屋里再次成为了密封的空间。

紧接着，从容器处传来了一种噪音，像是空气从蜜罐里冒出来的声音。

在 Sarah 的目光下，一个略带紫色，粘乎乎的东西冒出了容器口，往外漫溢开来。它以一种古怪的方式，沿着容器的外壁向下移动，好像并不是受着重力的影响，而是这个东西在自主的运动，徐徐爬到地面，向周围扩散。Sarah 看着它攀上容器背后的墙面，爬过地板，像是永无休止一般地增生。不久，这个东西就爬满了整面墙，触到了上方的玻璃，同时，传来了一阵嗞嗞的声音，类似液体滴落在滚烫的物质表面所发出的。接着，它开始沿着玻璃四周爬行，将它包了起来，并继续覆往四周的表面。

看着这毯子一样的东西缓缓爬过地面，Sarah 不由想要尖叫，但又控制住了自己。她不断告诉自己，这同样也只是恶梦，过不了多久，她就会醒过来，躺在……家里？Sarah 想不起来自己有过家，事实上，她找不到任何来到这个屋子之前的记忆，哪怕是一星半点，这让这场恶梦变得格外真实。

那东西爬过了天花板，径直盖过了上面的灯，让本来就不明亮的屋子变的更加昏暗。在光线的映射下，团块变成了半透明的物质，被散射、柔化的灯光映出了内部丰富的导管和动脉，充斥着某种类型的生命，有力地跳动。

当那些东西离自己的脚只剩下不到一英寸距离的时候，Sarah 的身体开始了颤抖。她拼命地摇头，集中起所有的精力，希望它能停下来。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 Sarah 既惊讶又解脱：它居然真的*停住了*。虽然它依旧在蔓过墙壁和照明灯，现在即将彻底覆盖掉她身后的墙，但它却在她脚下停了下来，静静地停在那儿，像是在等待一般。

Sarah 用力地回头向后看去。此时背后的整面墙都已经处于这蠕动的菌类的覆盖之下，而它正在沿着捆着自己的金属椅向上探。又一次，Sarah 希望它停止移动，而再一次，她的希望变成了现实。

整个屋子已经被完整地盖住了，只留下 Sarah 和她面前的窗子。一个沉闷的声音响了起来，男人的声音，从安放在屋里某个角落，现在和其他东西一起被盖在那玩意儿之下的喇叭里传来。

“我要你命令这个物质爬到你手臂上，但不要通过语言。现在就做。”

Sarah 显然不想做任何这方面的事情，可是此刻并不存在拒绝这个选项。她对命令无条件的接受几乎成了条件反射一般，这像是她意识里的硬件线路一样，让她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法拒绝一个直接的命令……*除非那个命令来自联邦的敌人*，她的大脑提醒她。她不知道这个提醒是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联邦到底是什么东西，甚至也无从分辨现在听到的命令是不是联邦的敌人发出的，但被灌了药的大脑此刻完全无法作出任何推理，于是，Sarah 遵从了命令，让那个物质接触她的手臂。

它快速地动了起来，远远超出了先前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移动力，很快缠住了 Sarah 的手臂。Sarah 感觉着它，感觉着它饥渴地嗅探着自己的皮肤……

她立刻开始尖叫，希望它退开。那东西听从了命令，Sarah 看到，到自己的意念似乎具有庞大的威力，使它又迅速地退了回去，重新围在自己身边。

与此同时，Sarah 感到后颈处一阵刺痛。大量的药物注射进了她体内，她的视线渐渐模糊下去。没过多久，Sarah Kerrigan 再一次进入了睡眠，回到了她无穷无尽的恶梦之中。

* * *

观察室中，Flanx 博士正忙着记录这次试验的结果。

“之前我从没见过它像那样移动。它对她的反应实在是太让人惊讶了，在从前的心灵感应者身上也从来没发现过这样的交互。”他的助手一边说，眼睛一边透过窗户，看着坐在椅子上的 Sarah 模糊的身影。她周围的外星物质正开始再次像她逼近。

博士眼睛盯着显示屏，头都没抬一下，写道：*该试验对象表现出了先天的，与试验物交流的能力*。“嗯。看起来这次上面似乎是对的。让那些东西回去吧。”

助手点了点头，按下了面前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在靠近那团东西的一间屋子的地板上，好几盏红灯点亮了，同时整个墙壁忽然发出了荧光。清晰可闻的咝咝声传了过来，那团物质受到了热源的刺激，从上面退了下来，开始往容器处回缩。尽管这个过程已经重复了许多次，但助手依然会为这么大的物质居然能从几个小小的点增生出来感到大为惊异。几分钟之后，控制台里弹出了一张光盘，博士把它递给了助手。“我要你立刻秘密地把这些数据传给 Lockston，好让他们发给 Tarsonis。”

助手又点了点头，随后眼神转向 Sarah 所在的房间。“她怎么办？”

博士叹了一口气。“我们准备让她进入下一个阶段，看看她和幼虫之间会发生什么事情。在那之前，记着一直给她注射药物。”

助手轻轻点点头，看着最后一点科学家们称之为 Creep 的东西，消失在容器中。

* * *

Hyperion 正稳稳地在 Umojan 的领空上飞行。

货舱里，Forest Keel 正坐在攻城坦克中，研究如何操作这个铁做的大家伙。控制面板上闪烁的灯光，映在这个老头的笑脸上，照出一片彩色的光斑。Sela Brock，Mengsk 的军官之一，坐在机器后面的座位里，用沉闷到几乎能催眠的语调，向 Forest 讲解坦克的优点。

“这台 Arclite 攻城坦克是两用的武器。”她解释道，“一旦当前方的目标位于最佳距离的时候——”听到这句话，Forest 忽地哧哧地笑了起来。Sela 像是没听见，又像是故意不想理他，继续说道，“坦克就可以进入攻城模式，从而可以利用 120mm 冲击加农炮进行火力掩护。”

Forest 搓着两只手，充满期待地说：“你只要告诉我按哪个按钮就行了，年轻的女士。”

Sela 叹了口气，往前动了动，开始教 Forest 如何切换坦克的模式。

* * *

Somo Hung 独自坐在军用食堂里。他从小在星系内可居住范围的最外围，那些被叫做边缘世界的地方长大，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生活。

边缘世界的居民，在大多数地方，都不被人重视，亦或被看作可以廉价雇用和随意牺牲的资源。他们总是被分配去做最艰苦的工作，同时拿最少的报酬，虽然工作比较稳定。那些居住在外圈的人基本上都是自己养活自己，有一些人重新拾起了遗忘已久的宗教，还有一些自己创立了新的，这些教众根据不同的信仰组成团体并乐此不疲，有时候甚至因为狂热而发生冲突。

Somo 的父母一直都没有参加任何宗教。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放弃了接受教育，但他们不希望自己唯一的儿子也走上同样的道路。于是他们省吃俭用，在 Somo 十八岁那年，支付了一笔昂贵的费用，送他去了 Umoja，一个熙熙攘攘，令许多人神往，而且充满了机会的地方。

他在那儿住了下来。通过自学，他学会了阅读，而且开始收集各方面的电子书，从哲学、诗歌，到若干关键星球的历史。两年后，一场霍乱夺取了他家乡大量人的生命，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和父亲。但即便如此，Somo 还是坚持了下来，默默地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同时更加地努力，试图成为和他们心中期望一样的人。

此刻 Somo 正在读他最喜欢的电子书，*Guild War 史*。附近几张桌子处传来的耳语声引起了他的注意。在其中的一张桌子边，围坐着一群技工。在飞船上，技工是专门负责维护涡轮引擎的工人，后者是所有进行星际旅行的飞船的标准配备。

这群胖胖的，秃顶的技工正盯着 Somo，眼神越来越显得不怀好意。Somo 想忽略他们的目光，不过没多久，这群人中最胖的一个便大声叫道，“你到底想惹起谁的注意，乡巴佬？我们都知道，你根本不识字。”话音刚落，桌上其它的人一起窃笑起来。Somo 抬起头，向他们微微地笑了一下，接着低头继续看书。

在其他人的怂恿下，那群人的老大站了起来，走到 Somo 的桌边。“嗨，笨蛋说你呢，我刚才是想和你友好地交流一下，你却无视我。那可不礼貌啊。”

Somo 转了一下椅子，背对着那个人，依然继续看书。胖子见此，一把从 Somo 手里把书抢了过来，猛地扔向了最近的墙上。Somo 立刻站了起来，紧紧咬着嘴唇，脸涨地通红。

“你想怎样，小子？”另一个人也同时站了起来，咬着牙向他走来。

一个低沉而嘶哑的声音打破了此刻的局面。“任何惹麻烦的人都会被罚掉他一半的薪水。”技工们转过身去，发现 Pollock Rimes 正背着双手，慢慢走过来。“谁在捣乱？”Pollock 停了下来，板着脸，目光一个一个扫过在场的每个人。

“是这个笨蛋，长官。”胖子言罢，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同伙，他们也认真地点着头，齐声道，“没错。就是那个边缘世界来的垃圾。”Pollock 于是走到 Somo 身边，盯着他的眼睛道，“如果让我逮到你惹是生非，我会好好收拾你的。”

Somo 倔强地看着 Pollock，道，“我没有捣乱，捣乱的是他们，不是我。”

“你会发现这儿不会有人同情你的，笨蛋。”Pollock 回道。随后，他笑了一下，漏出一口歪歪扭扭的牙齿，道，“现在立刻赶去货舱。时间到了，马上去学习正确使用和维护你的 CMC 400 战斗服。”

Somo 点点头，看了一眼掉在墙角的电子书，转身离开了。

“谢谢，长官。”技工说道。Pollock 转向那个胖子，道，“回到你的座位上，技工。”胖子咧嘴笑了起来，以为上尉是在开玩笑。不过 Pollock 凝视的目光否认了这一点，于是他乖乖坐回了自己的座位。

* * *

经过了平淡乏味的几个小时后，Mengsk 将军的四十七位新兵都认真学会了如何使用机枪兵专用战斗服、高斯来福枪，以及简单的军队规章。不久，这群人就要踏上一条荆棘密布，却又充满快乐的道路，在时机成熟时，给予联邦一次突然袭击。

当下的食堂与其说是食堂，倒不如说更像个赌场，钞票被不断地赢过来、输回去，然后再被赢回来（从一开始就没人邀请过 Somo 参加这些赌博，不过他也没兴趣参加）。Forest Keel 成了操作攻城坦克的行家，尽管他自己心里对何时这些本事能派上用场也没底。至于 Mengsk，这段时间更是像空气一样，消失的无影无踪。这让他愈发变得神秘起来，于是各种流言和谣传开始四处传播，比如有说他是个隐士，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冥思上的，又或是说他只是身体有些问题（甚至还有一种说法，称将军得了一种重病，将要不久于人世）。

不过最终，让新兵们高兴的（也让那些散布谣言的人得以闭嘴的）是，传来消息说，将军要找大家作个简报。

简报的场所选在了主货舱，那儿已经清理出了很大一片空间，还架设起了一套全息投影设备。四十七位新兵和大约三十名 Mengsk 原先的下属站在一起，紧张地等着他们天不怕地不怕的将军到来。Sela Brock 面无表情地站在投影系统旁边。很快，货舱的金属升降梯到达的嗡嗡声传到了各人的耳朵里，Sela 发出命令，要所有人集中注意。电梯的门随后打开了，Pollock Rimes 走了出来，紧随其后的便是 Arcturus Mengsk。

将军走到投影机旁，向 Sela 和 Pollock 点了点头，示意他们上来，站在自己右边。货舱的灯光暗了下去，全息投影仪开始了工作，投射出一个旋转的小星球的影像。

“稍息。”Pollock 道。于是所有人的姿势从立正转到了稍息，静静地等着 Arcturus 讲话的开始。

“我想告诉大家，”他于是开始道，“Umojan 的情报机构不久前为我们提供了针对联邦统治地区一个关键目标进行第一次袭击所需要的详细信息。”人群中发出了激动的嗡嗡声。“安静。”Pollock 吼了一声，于是声音停了下来，Mengsk 便接着说道，“这次的目标在 Koprulu 星区内一颗叫 Vyctor 5 的行星上。”言罢，Mengsk 的注意力转向了星球的照片，顿了顿续道，“就像你们一些人知道的，Vyctor 5 最有名的特征，就是它沙漠化严重的地表上，和其他任何已知星球都截然不同的反常气象。”Mengsk 指了指发光的星球影像，再次向 Sela 点了下头。“带我们靠近一些。”

星球的边缘模糊起来，很快消失不见，投影机拉近了镜头，聚焦在地表的沙漠上，然后切换到了第一人称视角，快速地扫过了星球平整的地面，直到一个巨大的、高速旋转的风暴出现在地平线尽头。

“这个就是大家知道的 Fujita Pinnacle——极其混乱的空气旋和强大的上升气流共同作用形成的景观。简单地说，就是一个稳定而强烈，范围巨大，而且永不消失的旋风。它大约有十九公里宽，高度则超过一百公里。也许数字听起来不够形象，那么，它的直径相当于两艘巡洋舰头尾相接放在一起，高度则比 Tarsonis 上最高的超级摩天大楼还高两倍。”

话音落下，整个货舱一片寂静，Mengsk 站在光影形成的旋风影像前，继续说道，“很久以前，在 Guild War 还没爆发之前，有人在它的风眼里修建了一个研究中心，想去研究

它。”全息投影机的视角再次发生了变化，穿过了怪异的飓风壁，移进了它的中心。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向四周伸开的复杂建筑，躺在沙漠上。

“不过自从联邦占领了那所研究院之后，我们也知道，它就被用来进行一些绝密的试验。我们已经伪造了一条消息，准备发给驻扎在 Fujita 研究院的机枪兵特遣队，让他们换班。按照计划，他们今年底就会结束驻扎任务，而且他们也很希望这样。所以他们很早就通知了星区巡逻队，提醒这些人近期可能会有一艘母舰会来——当然，现在出现的会是我们的飞船。我相信，面对到来的调动，那些机枪兵肯定会非常开心，以致于根本不会确认来着的身份，所以我们应该不用费太大力气就能到达那颗星球。不过，那只是第一步。那儿的机枪兵应该会很期待取代他们的人通过地下交通系统到那儿去……”

忽然，站在前排的，从 Umoja 来的列兵 Saunders 嚷道，“我去过 Vyctor 5，那儿交通终端的防守比 Tarsonis 的参议会首府还要严密！”见此，一些其他的士兵向他投去了嘲弄的眼神，不过依旧保持安静。Mengsk 军队里的有些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将军作简报的时候，最好不要打断他。

Mengsk 简单地扫了他一眼，然后接着回到了照片上。“这个研究院通过地下的运输线，从离它最近的城市，七十公里以外的 Lockston，获得补给。我们的盟友友情提示说，如果对这个城市发起攻击，风险太大；想从沙漠表面破入地下运输线的管道，难度太高，而且太耗时。所以……我们打算让一艘 Wraith 战机，带领四艘运输船，从天上突破研究院的防御。其中两艘携带士兵，另外两艘则沿途收容遇到的当地居民，或是愿意投降的联邦人。”

新兵，Somo 想。

“那个怪异的天气造成了许多问题，但现在这些问题反而对我们有利。那就是，事实上它阻断了一切以地面为基础的探测方法，不论是扫描还是通讯。所以在我们出现在他们头顶上空之前，他们甚至都不会知道我们已经到那儿了。”

图象移出了风暴，接着视点开始上升。当它达到风暴的正上方时，视角转了下来，画面变成了从正上方俯视整个风暴的景象，处于正中间的，就是风眼的内壁，还有它里面的建筑。“由于所处位置的特殊性，研究院本体的防御并不多。在它外围栏的四个角上，各有一个防空炮塔，负责抵御从空中来犯的敌人。”将军话音刚落，镜头就通过风眼沉了下去，来到底部，开始旋转，给出了四座炮塔的详细图片。

“在空降兵到位之前，这些炮塔必须被毁掉。虽然就像我刚刚说的，他们在期待一艘母舰的到来，但他们所期待的母舰应该在 Lockston 出现，而不是研究院。所以这些防空塔肯定会启动，向通过风眼进来的任何东西开火。既然如此，唯一解决它们的办法，就是从地面进行破坏。”

另一名列兵，名叫 Tibbs 的黑人问道，“不穿过风暴的话，怎么才能到炮塔那儿？”

Mengsk 耐心地等了一会儿，才回答道，“没有办法。那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Keel 中士。他会带着四名机枪兵，开一辆攻城坦克，直接穿过 Pinnacle 的外层障碍物，然后进入风暴本体。”

经过了一段绝对的安静后，大家才同意了这个计划，同时许多双眼睛看向 Forest。见此，Forest 轻轻笑了笑，不过说实话，他心里对怎样才能穿过那个玩意儿一点想法也没有，而且一直到刚才，才知道自己原来已经成了中士。

又有一名列兵结结巴巴地道，“但想想那些风的力量……这是不可能的。”

Mengsk 轻叹了一口气。很明显，Pollock 需要好好和这些“菜鸟”们讨论一下上级作简报时的规章，不过，他还是让 Sela 打开货舱里的灯，准备向众人解释，Forest Keel 和他的四位同伴如何才能完成这不可能的任务。

第三章

深入风眼

Arcturus 把整个设想向 Forest 解释了足足三遍，可 Forest 还是不太明白到底应该怎么做，只弄懂了个大概：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果坦克不能“扎根”在地面上，那么一旦接触到 Pinnacle 的狂风，它就会被吹到天上，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被甩来甩去。不过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那就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甚至在 Terran 的祖先们还没降落到这些可以居住的星球之前，人类的科技就已经进步到可以随意地模拟和控制重力场。这些技术应用在了巡洋舰上，用以产生人造重力，也同样被一定程度地融入了战斗服和攻城坦克，以便它们在轨道平台上使用——虽然绝大多数的轨道平台也有自己各式各样的重力科技。这样一来，假设平台发生了能源供应故障，坦克就可以靠自己的力量飘起来，飞到太空里去。也正是因此，不论是坦克、机枪兵用战斗服、巨人机器人还是秃鹫摩托车，都装备有空间加速的设备。

所以，Forest Keel 正开着准备穿过 Vyctor 5 贫瘠地表的攻城坦克搭载了经过改装的加速器，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能把向下的重力提升到平常的六倍；而像个增压舱一样的坦克内部则不受影响。

这项修改后的技术，之前任何人都没在战场上测试过，Somo 和其他人也不是十分乐意去充当开拓者，见证它的第一次使用。不过，也像 Mengsk 解释的一样，他们可以选择的方法十分有限，同时，时间也是很大的问题。

截获的联邦通讯表明，在一个小时之内，一艘猛犸象级母舰——那艘真正的联邦母舰——就会到达星球外空。它会飞去 Lockston，不过要去那里，必定会穿过 Hyperion 现在正停泊着的外空轨道。无庸置疑，联邦母舰的周围肯定会有数架战斗机护航，甚至也可能会有一艘巡洋舰，因此 Mengsk 的特工们必需要尽快潜入，然后撤离。

进入联邦的领空一直以来都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Umojan 的情报人员们个个都是破译通讯密码的专家，不管是军用还是商用。有消息显示，Vyctor 5 的星际巡逻队早已对 Hyperion 的到来做好了准备，还谈到说她肯定是几个小时前还计划前来 Pinnacle 的大型旅游船被取消的原因。当然，Mengsk 明白取消航行的真实缘由：之所以取消旅游航行，正是因为那艘母舰。联邦可不喜欢在做偷鸡摸狗的生意的时候，周围有一大堆的平民在围观。

坦克被扔在了离 Pinnacle 几十公里远的地方，恰好在禁区警示标记的外面。那里有一处叫瞭望平原的高地，来自 Lockston 和别处的游客可以在那里借到望远镜，观赏神奇的风暴，因为在平地上 Pinnacle 是看不到的，会被沙丘挡住。坦克就被扔在了平台边。老 Forest 一边开着坦克直线前往目的地，一边不由暗暗担心站在上面的游客会不会发现了运输船，亦

或看到自己。不过考虑到游客们都是付了钱来看 Pinnacle 的，怕也不会无聊到用望远镜去看它四周毫无特点的沙漠，而且就算他们看到了坦克，应该也不会在意；哪怕他们真的在意了，等到跑去向上面的人汇报，接着 Lockston 的部队开始行动的时候，也太迟了。Forest 于是发觉自己实在是想的太多了，接着决定还是应该把注意力放在眼前的事情上。

透过战斗服护面镜，Forest 紧盯着小屏幕上显示的地平线。此刻坦克刚刚驶上一个小山包，不过没过多久，坐在里面的感觉就和海上的船没什么两样了。一个接一个的沙丘变得越来越大，Somo 忽然觉得一阵恶心，只好赶紧闭上眼睛集中注意力，接着偷偷看了一眼周围的人。好像他们的感觉也好不到哪儿去，当然除了 Pollock，后者冷冷地盯了 Somo 一眼作为回应。更糟糕的是，坦克内部的空间本来就小的可怕，现在还变得越来越热，连战斗服里的制冷系统都快要受不了了。Somo 不知道当初攻城坦克在设计的时候可以容纳几个人，不过很明显，不会是五个，至少不会是五个全副武装的。

沙丘的尺寸还在不断扩大，随着坦克一次次地爬过丘顶往下降，Somo 便一次次地觉得想吐，直到它开上谢天谢地的平地，然后很快再来一次爬升。这个过程重复了许多次后，Forest 终于在一个硕大无朋的沙丘顶端，把坦克停了下来。

“我的妈呀，这是什么。”老头自语道，声音里充满了敬畏，引得 Somo 和其他人都凑过来围着小屏幕看，只有 Pollock 还坐在原地。

出现在他们眼中的东西像一个由沙子组成的高耸的固体柱子，一直往上延伸到消失在天空中。在这个大漏斗表面可以轻而易举地看到沙子在高速移动，只是从这里看来，旋风的速度有些缓慢，像是以半速播放的录像。下面 Pinnacle 的基底边上盘旋着范围庞大的尘土，上下翻滚，活像大群发狂的黄蜂。

“发够呆了吧，快走。”Pollock 下令道。

Somo 和其他人回到了座位上，但浑身上下都感到一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Somo 做了几次深呼吸，然后告诉自己要保持冷静。*不会有事的*，他想道，*没问题*。接着 Forest 猛地踩下了油门，坦克随之向前倾斜了一下，随即开始驶下沙丘。

* * *

Sela 站在 Hyperion 号的船桥上，目光越过 Mengsk 将军的肩膀，看着一个小小的侦察屏，上面显示着一个很大的红点，还有一个在下方不远处的小绿点。她穿着驾驶员的飞行服，不过帽子却被揉起来夹在了手臂下面。屏幕上的绿点短暂地停了一下，然后又动了起来，方向朝着那个红点。

Mengsk 用拳头撑着下巴，坐在旁边，同样也在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

“好了，上尉。”他终于开口道，“准备空投。”

* * *

Sarah Kerrigan 依然在做着恶梦，不过这次有一些小小的区别：一条红色的发光线把昏暗的房间分成了两部分，将那些紫色的东西限制在了另一边。只要四处蔓延的物质的任何

一部分接触到了红线，它都会立刻缩回去。和从前一样，Sarah 被绑着，面对一扇漆黑的窗户。上一次注射的药物仍然令她头昏眼花，全身无力，甚至还有些恶心。

在面前窗户的旁边，Kerrigan 发现了一个小开口，这是她在清醒的时候从没注意到的。于是她仔细地朝那里看去，发现地上的物质正在往小孔里蠕动。她听到洞里传来了一声响动，接着是一阵粘乎乎的、湿漉漉，甚至像是吮吸的噪音，好像是有谁在的脚陷在了稀泥里，正在使劲地往外抽。

声音变地越来越大，越来越连续，几乎能让 Sarah 确信发出这种声音的东西马上就会冒出来，和她共处一屋。

在 Sarah 的心里，她依然愿意相信自己有可能是在做梦，然后在那个洞里的东西冒出来之前，她就会醒过来。

不过就在此刻，那个东西出现了。

* * *

有如海上的水波般的沙丘现在已经被抛在了身后，风暴外围的地表显得异常完美，甚至不像是自然形成的一样。所有的浮沙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已经被吹到了天上，只留下布满蜘蛛网一样裂痕的坚硬地面，还有咆哮的狂风。Somo 能听到它猛击在坦克外壳上的声音，哪怕自己的头上正戴着厚厚的战斗服头盔。

“还有不到九公里了。”Forest 提醒大家。

那种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的感觉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了，Somo 现在感到的更多的是一种无端的怀疑，不敢相信自己这么轻易的就成了士兵，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一个人走过的路，同样也不敢相信自己马上就会以叛军的身份，闯进这个怒吼着的风暴。

在这些念头还在他脑袋里四处游荡的时候，Somo 感到坦克的速度开始减慢，同时引擎的噪音越来越大，明显在更卖力地工作，好产生足以推动坦克在狂风中前进的动力。他甚至开始怀疑这部机器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动力，能不能载着他们到达哪怕仅仅是风暴外层的地方。

“只剩下四公里了。”Forest 扯着嗓子道。他的声音淹没在了越来越大的风声里，几乎什么都听不到，连 Pollock 都不得不在说话的时候提高音量，好让大家能听清楚。

Pollock 看了一眼正在等候命令的 Forest，点了点头道，“好，加大重力。”

Forest 按下了重力加速器的启动按钮，坦克立刻陷入了爬行状态，以慢到让人抓狂的速度向前蠕动。

不知道过了多久，细小的沙粒撞击坦克外层装甲的声音传到了大家的耳朵里。Somo 向显示器看去，才发现坦克已经开进了旋风最下面周围的沙尘暴。

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每个人都坐在原处，静静地听：听狂风撞在坦克外壳上的声音，听像倾盆大雨一样的沙粒互相撞击的声音，还有过载的引擎发出的，持续不断的“嗡嗡”的声音。

又不知道过了多久，Forest 再一次开口道，“我们现在正在风暴外围。引擎转速已经到了红区，不知道它还能坚持多久。”

Pollock 向 Forest 投去了不屑的目光，道，“我没听说过你是攻城坦克引擎方面的权威。继续全速前进。” Pollock 的声音已经只能勉强听到，甚至在头盔内的传声器里听到的都也变得断断续续。于是 Somo 明白了，一旦他们开进风暴，所有的通讯手段也就都不管用了。

“好……好吧。” Forest 嘟哝了一声，然后回到了控制台边。“好戏要开始了哦。” 伴着这句话，坦克缓缓穿过了风暴外层，闯进了 Fujita Pinnacle。

* * *

Arcturus Mengsk 坐在椅子上，盯着控制面板上的一个计时器，过了一会儿，他按下了领口边的一个按钮，对着安装在那儿的一个微型麦克风道，“他们应该已经进去了，上尉，准备飞入。”

“是，长官。” 话筒里传来了 Sela 激动的声音。

Arcturus 向背后靠去，闭上了眼睛。*这终于真正开始了*，他想。很快，他们就会知道联邦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而更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他们真正地走上了那条复仇之路，在也许很久以后，能够弥补他人生中的那场大灾难。

* * *

出现的生物看起来很像某种昆虫，有着长满块状外壳和身体和许多条腿，在爬过的地面上划出一道粘液一样的痕迹。它像蛇一样扭动着身体，尾巴的部分发出 Sarah 先前听到的那种粘乎乎的声音，靠着细小的腿缓缓向前蠕动。很快它就接近了紫色物质的边缘，长在头上的两根触角发现了前方剩下的只有空气，于是它停了下来，原地扭着身体，转向 Sarah 的正前方，和她面对面，接着，依靠身体的后部，逐渐站了起来，几乎达到了和 Kerrigan 的眼睛相同的高度。它细小的腿不断地前后晃动，头部轻轻地向前倾斜了少许。

Sarah 紧紧盯着它的复眼。忽然一种无法理解，也无法用言语表达的联系感出现在了 Kerrigan 的脑海，像是一种精神上的链路，虽然她不敢十分确定，但眼前的生物似乎是在等待着什么……就像一个步兵正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 * *

观察室里的 Flanx 博士此刻正呆若木鸡地站着，过了好一会儿才缓过神来，开始激动地往计算机里输入信息。而他的助手，依旧死死盯着对面的屋子，张着嘴，什么都说不出来。

“好吧，我必须承认，它们之间存在某种形式的交流。” 又过了许久，助手才终于说道。博士点了点头，接着目光也投向身后的房间。幼虫依然在那儿等待着，像个正在乞求食物的宠物一样，端坐在实验对象的面前。真让人难以置信。

“下面怎么办？” 助手问道。

博士的眉毛皱了起来。“我也不太清楚……”此时，心电感应者，尤其是这个试验对象，可以影响到外星生物已经是确凿无疑的事实。但她能控制它吗？“好吧，我们看看她能不能给它下些命令。”良久，博士回答道。

* * *

Forest、Somo 此时正和其他人一起，在风暴里艰难而缓慢地向内墙前进。坦克面向狂风的一侧被风吹地微微离开了地面，以至于整个机器现在呈现轻微倾斜的状态，而且，坦克顶上似乎有什么东西（最好是没什么用的玩意儿）已经被飓风吹了下来，远远地飞走了。身处气旋之中，四周都是一片持续不断，甚至是震耳欲聋的吼声，Somo 相信如果现在自己不是戴着头盔，肯定要把耳朵堵上。

对于坐在里面的人来说，前进的过程似乎已经慢到接近于停止的地步，但不论如何，他们至少还在往前移动。此刻引擎正发出愈发尖锐急促的噪音，仿佛在它的核心深处正在发生着什么让人担心的事情，不过 Pollock 和其他人都明白，风眼已经近在咫尺了。

之前 Somo 瞥过好几眼 Forest 面前的显示屏，上面的图像一直没变，自始至终都是一片黄沙。可现在，在 Somo 的眼前，显示器上的影像有了细微的变化，他终于第一次可以看到 Fujita 工厂的建筑结构了。

工厂和它外围的建筑起初仅仅是沙墙上一些颜色略深的斑块，就像浓雾之中的楼房一样，随后则变得越来越清晰，直到 Somo 可以轻松地分辨出它的细节，像是杆状或盘形的天线。下一刻，伴随着坦克出现在风眼内壁，龙卷风的咆哮声偏向了众人的身后，慢慢后退，紧接着忽然消失不见。众人耳朵里再也听不到任何狂暴的吼声，留下的只有大风吹过的轻微杂响。

坦克停了下来，Pollock 做了一个手势，示意大家出去。

Somo 第一个离开坦克。他跳下地面，摇摇晃晃了几下，接着按了一下头盔上的按钮，打开了护面甲（之前已经有人告诉过他们 Vyctor 5 行星上的空气是可以呼吸的，盔甲的用途是抵御敌人，而不是大气层）。他一直感到喉咙热乎乎的，此刻胃里终于一阵紧缩，于是快步向前跨了两步，把之前吃下去的两顿饭一股脑都吐了出来。吐完了，Somo 擦了擦嘴，抬头向上看去。一瞬间，他就呆住了。

工厂后面的东西正是一面逆时针旋转的沙墙。打开了头盔，Somo 现在能听到猛烈的风声，但那并不强烈，远不如在外面那样。他慢慢地转身，视线跟着沙墙内壁的旋转一起移动，直到坦克刚刚出现的地方出现在面前。他的目光接着向上移去，同时一阵强烈的眩晕便向他袭来，呕吐的感觉也一同出现。事实上，向上看，感觉犹如置身于一座活的，旋转的高塔内部。

Pollock 一把抓住 Somo 的手臂，把他拉得转了回来。“你个蠢货还给我发什么呆！”他叫道，“拿起你的武器，向炮塔开火！”

按照计划，他们需要摧毁全部的四座防空导弹塔，而最近的一座离坦克的正前方只有几步远。那座就留给步兵，唯一的缺点只是可能会多花一点时间。至于另外的三座，只需每座给上一发冲击加农炮，就能彻底解决。幸运的是，攻城坦克的瞄准系统根据热成像定位，所以不会被 Pinnacle 对电波的衰减影响。Forest 的手指飞快地在控制面板上跳动。他感到身下一阵震动，坦克的支撑脚正在向外伸展，随即，整个机器被轻轻抬起，紧接着一盏灯闪了起来，标志坦克已经进入了攻城模式。*上帝保佑！*Forest 暗暗想道，接着戴上护耳罩，瞄准了第一座炮塔。

* * *

一个声音响了起来。对，就是那个上一次噩梦中命令 Sarah 控制那种物质接触自己手的声音，不过现在它要 Sarah 让蛆状生物爬回房间的角落。Sarah 早就很恶心那玩意儿离自己这么近了，这个命令可以说是求之不得，于是 Sarah 集中精神，试图送出自己的想法。但就在这时，一阵异响打断了她的注意力。那声音听起来很像……枪声。没错。很快，伴随枪声传来了一声巨响，整个大地也随之剧烈抖动了片刻。不知道安装在哪儿的警报器也同时响了起来。Sarah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当她的目光落在蜷缩在角落里的异生物时，她发现那个东西能理解自己的想法。即便此刻自己的精神状态非常混乱，但 Sarah 清楚的明白，自己和它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某种无法解释的精神连接。

枪声越来越密集，接着又是一次大爆炸。Sarah 感到后颈被刺了一下，灼热的感觉也随之而来，接着，整个世界暗淡了下去，消失不见。

* * *

枪声响起的时候，Flanx 博士刚刚给 Sarah 下完命令，让她控制那个虫子离开。随后不久外围防御的警报声的也传进了房间。助手的脸立刻变得雪白，惊慌失措地看着博士。

“我想我们被袭击了。”博士应付道，接着回头看着自己实验对象所在的房间。他刚目睹了异生物服从实验对象命令的全过程。*为什么是现在*，他想，*怎么偏偏是这个时候*。一次大爆炸让地面都震动起来。博士按了控制台上的一个按钮，房里的实验对象立时昏了过去。助手呆站在一边，眼睛死盯着枪声和爆炸声传来方向的那面墙。

“我们怎么办？该死的我们怎么办？”他结结巴巴地自语道，然后又回头看着博士。

“冷静，我们什么都不要做，待在这儿等着就行了。别忘了，有一整队的机枪兵在这儿保护我们。”

“噢……噢，对，那就好。”助手笑了起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们不会有事的。”

* * *

在设计上，坦克的支撑脚可以吸收加农炮的后座力，但即便如此那股力量还是太强了，以至于当火炮发射的时候整个坦克也像被炮火击中了一样。此刻忘了把自己捆在座位上的 Forest 在一发过后，正费劲地从地上爬起来。他头昏眼花地回到座位上，把自己牢牢绑好，准备下一次开火。

* * *

一架 CF/A-17G Wraith 战斗机领着它的四搜运输船，已经进入了 Vyctor 5 星的大气层，正在 Fujita Pinnacle 上方的高空盘旋。Sela 坐在驾驶位上，控制飞机向前倾斜，好透过头顶上的窗子观看外面的奇观。眼前的景观简直让人无法呼吸，即使在这样的高度，她依然能感觉到风暴制造的乱流。她低头看了看电脑显示屏，上面显示着热成像追踪到的图像。刚刚还有四个代表导弹发射塔的红点，现在其中一个已经闪烁着消失了，Sela 的脸上浮出了笑容。不久，又有一个红点淡出了屏幕。*还有两个*。Sela 一边想，一边接着欣赏 Pinnacle 壮丽的景色，等候着最后两个炮塔被摧毁的时刻。

* * *

当机枪兵小队长 Mitch Tanner 刚刚接到要去 Vyctor 5 星执行任务的命令时，他差点叫了出来。要知道，去给那些不知道在做什么绝密破实验的科学怪人们当保姆，一直都是他最不想做的事情。他略有耳闻，实验和一些新近发现的，和臭虫一样的外星生物有关，但除此以外的其他信息他都毫无兴趣。那些外星生物又没有枪，而且看起来也不像什么喜欢惹事生非打架闹事的东西，所以自己的任务实在是无聊之极，有些类似在冰天雪地的 Saluset 废墟上当火警。至于那些科学怪人也好不到哪儿去，他们又不喝酒，又不赌博，那还有什么意思？Pinnacle 倒是很好看……但看不了多久也会烦。驻扎的头一个月还有一点新鲜感，过后就只剩无聊了。Mitch 擦了无数遍枪和战斗服，连做梦都在做这事，也明白手下也和自己一样闲得发慌。不过他们的任务还算是圆满完成了，也终于盼来了轮替的好消息，这样 Mitch 和他的 Gamma 中队又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又可以去抢田掠地、找矿工的女儿们寻开心去了。

正当 Mitch 又在擦自己的战斗服，还借着一瓶 Scotty Bolger 的 Old No.8 威士忌——Tarsonis 上最好的牌子——的兴，高兴地咕哝着的时候，他听到了什么奇怪的声音，像……枪声。Mitch 刷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仔细地听了一会儿。是枪声，没错。手下们又开始闹事了？是喝醉了酒吵架吵到不可收拾？还是问候母亲问候的太多了？*应该是吧*……Mitch 想。但当他刚准备坐下来的时候，听到了外围的警报。*我的妈呀，有人在袭击我们！*Mitch 一把抓过战斗服，边穿边想。他搞不明白这个世界上有谁能穿过这 Pinnacle，至少他们不可能从天上来，否则自己肯定能听到防空炮台发射导弹的声音。传来了一声巨响，听起来非常非常像攻城坦克在开炮。*他们在摧毁炮塔*，他心想，这意味着这次是玩真的了，不会有错，他们正在进攻，努力地在打，而且既然他们试图摧毁炮塔，那随后肯定会有空中火力。这时又发生了一次猛烈的爆炸，和之前的那次明显不同，枪声也即刻停了下来。*他们用地面火力摧毁了一座炮塔*，Mitch 对自己说，*那就是说还剩两座*。

我还以为这任务真的会这么无聊呢。Mitch 穿好了战斗服，伸手去拿自己的高斯来福枪。

* * *

坦克的外面，Pollock 和其他人终于解决了最近的炮塔。Forest 瞄准了第三个，按下了开火键。坦克震了一下，显示屏上代表第三个炮塔的光点消失了。*希望上面那位胖女士已经热身完毕，准备好冲下来了*，Forest 边想边瞄准位于工厂远端的最后一个炮塔。嘟嘟嘟的声音传了出来，Forest 皱起眉毛，发现屏幕下面显示出了一行红色的警告：*目标超出范围*。没事，这不是什么大问题，只要让坦克退出攻城模式，然后绕着围墙开，直到目标在攻击范围之内就行了。

坦克下降了少许，Forest 听到了支撑脚回收的声音。他把方向打向前方，接着加速……可坦克一动也没动。引擎又发出了咔咔的噪音，比之前的明显要大许多，然后是“噗”的一声，那个发出噪音的什么东西好像松了，碰掉了其他什么东西，整个引擎于是彻底死了火。

Forest 取下耳罩，打开了坦克顶上的舱门。Pollock 站在被他们用枪打爆的炮塔的废墟边，一脸疑惑地看了过来。Forest 向下指了指坦克，然后用右手在脖子上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Pollock 于是点点头，叫 Somo 和其他人到他边上来。

* * *

出事了，正在等待最后一个红点从屏幕上消失的 Sela 心知不妙，他们现在应该已经把剩下的那个防空塔毁掉了才对。而且代表坦克的小光点在原地一动不动，很可能坦克也出了什么故障。Sela 决定联络 Mengsk。

“长官，最后一个防空塔还没被摧毁，请指示。”

Mengsk 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来，“我们剩下的时间没多少了，副官，航母和它护航的巡洋舰正在飞来的途中。如果 5 分之后那个防空塔依然没被摧毁，我要求你立刻展开行动，用你的激光炮把目标摧毁。你的护甲应该可以支持的住。无论如何，运输船必须要着陆，而且要尽快。我们还得对付那些驻扎的机枪兵。”

“明白，长官。”Sela 言罢，开始静静等候，希望光点能如期消失。她实在不觉得在还有一座防空塔的情况下闯进 Pinnacle 会是什么好主意。

“所有运输船注意，接到命令，5 分后开始行动。”*别无选择*，Sela 一边想，一边低头看着显示屏。

光点依旧还在。

* * *

Pollock 把人都叫到他身边，打开战斗服的面罩，告诉他们坦克的射程不足以达到最后那个防空塔，而偏偏引擎又出了什么问题，没法移动。所以现在他们得步行绕到研究院的另一边，用手上的高斯来福枪把那个防空塔端掉。

“小心点，很快我们可能就会遇到敌人了。”Pollock 一边向研究院东北边跑一边向其他人叫道。Somo 知道“敌人”是的意思；他们就是驻扎在这儿的联邦机枪兵，至少有二十五个。数学一向不是 Somo 的强项，但他非常清楚，二十五对四肯定不是好事。

* * *

机枪兵小队长 Tanner 和他的手下离开了兵工厂，看到了位于研究院西边那个防空塔留下的残片。它已经被彻底摧毁了。从他所在的位置是看不到其他防空塔的，但他记得在办公室里听到的爆炸声传来的方向；唯一没听到爆炸声的方向就是东北角，于是他带着他的人来到研究院的动力中心周围，终于看到了那座位于东北角的，完整无缺、正常运作的防空塔。

他们在防空塔前找了一些位置埋伏了起来。几秒钟后，他们发现西工厂后冒出了一个戴着战斗头盔的脑袋，正在向这儿张望。

* * *

Pollock 和其他人被敌人的火力压制得动也不敢动，现在坦克报废了，敌人又占据了最后一个防空塔周围的有利位置，猛烈的弹雨不断向 Somo 和其他人躲着的建筑上倾泻而来。Somo 不由地想怎样才能脱离目前的窘境，但就在此时，周遭的环境突然暗了下来。

风眼中本来就没有多少亮光，而当 Wraith 战机和四艘运输船出现在风眼顶空的时候，原本就微弱的光线就更是没剩下多少了。Somo 抬起头，看着飞船缓缓下降。很快它们就降到了风眼一半的高度，随即防空塔开始了运作。Wraith 猛冲而下，承受了第一波防空塔的炮火。明亮的火光在战斗机四周不断亮起，有几发甚至已经穿透了最外层的护甲。除了导弹爆炸的火焰以外，还有小一些的光点也在频繁闪现，Somo 意识到这代表那些机枪兵也在朝战斗机开火……但这也说明那些机枪兵的注意力已经不在他们身上了。

“把防空塔毁掉！就现在！”Pollock 大叫一声，然后单膝跪地，开始射击。运输船几乎已经要降落到 Somo 身后的地面上，正好在对方的火力范围之外。Somo 明白 Wraith 已经无力承受更多的打击，炮塔必需要立刻摧毁，否则他们一个都别想活着回去。于是他闪了出来，看着被从防空塔后面冒出的白烟笼罩的敌方机枪兵。

Somo 抬起了枪，刚准备开火，却又停了下来。他还从来没对人类开过枪，于是他犹豫了。其他人早已开始射击，Somo 看着一些机枪兵倒了下来，另一些则开始还击。他躲回了掩体后面。

Pollock 站了起来，一巴掌拍在 Somo 的头盔上。“你最好在我一脚把你这个没用的家伙踹到风暴里之前乖乖给我开枪！”他吼道。Somo 只能点点头，同时告诉自己，求生的渴望远大于对杀戮的拒绝，如果不狠心杀戮，那么自己也不可能活着离开。

Pollock 继续单膝跪在地上朝对方开火。Somo 闪出掩体，按下了扳机，瞄准了他第一眼看到的那个机枪兵。一秒钟后，二十个 Mengsk 的人冲了过来，加入到 Pollock 这边，预示了联邦机枪兵败亡的命运。

* * *

Sela 正和防空塔进行着激烈的交火，飞船的护甲已经所剩无几了，不过好在防空塔剩下的也不比她多多少。Wraith 战斗机的激光炮里仍然持续不断地发射出集束的弹药，一点点地摧毁着下面的防空塔，虽然速度还是不够快；地上的机枪兵曾经也是很大的威胁，但现

在他们基本都死了，剩下的几个也都在和己方的地面部队不断交火，无暇上顾，只是即便如此，防空塔的火力还是太猛了。

* * *

机枪兵小队长 Tanner 明白大势已去了。大部分的手下现在都躺在自己的脚边，而敌人的运输船却已经着陆。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很难再坚守下去了，一方面防空塔差不多快要被摧毁，可是 Wraith 的子弹依然在倾泻而下，另一方面入侵者的火力实在是太过于强大，压地他连瞄准开火都做不到。不过此时 Wraith 战机的护甲想必也应该坚持不了多久，想到这些，Tanner 调转枪口，瞄准了他最后一个可以瞄准的目标：Wraith 战斗机。

* * *

谢天谢地，防空塔总算要爆炸了，此刻的 Sela 也已战斗到了最后一块护甲。但旋即她就发现，有一个机枪兵正在朝着自己射击，而这要命的一枪，带走了 Wraith 的最后一片护甲。与此同时，一枚导弹从防空塔里飞出，直接刺穿了战机的右翼。战斗机立时便失去了平衡，开始上下摇晃，接着便一头扎进了风眼周围旋转着的沙墙中。很快，已被深深卷入了沙暴之中的战斗机就再也无法控制，在风暴里不断翻滚。此刻，控制仪表板上闪烁的火星成了坐在机内的 Sela 唯一能看到的东西，没过多久，又发生了一次猛烈的撞击。Sela 忽然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还活着，但很快，整个世界暗了下去。

* * *

Somo 一直看着天上的 Wraith 战斗机，看着它被导弹击中，看着它沉入旋转的沙墙，而这一切只不过发生在一眨眼的工夫之间。估计现在战斗机可能已经被抛出了风暴，坠落在了沙漠的某处吧，Somo 不禁开始担心 Sela 能不能活下来。还来不及多想，Somo 忽然发现 Pollock 从掩体后面冲了出去。下意识的，他也跟着跨了出去，举枪为 Pollock 提供火力掩护。但 Pollock 并不需要掩护，因为所有的敌方机枪兵都已经死了，除了一个还站在原地，抬头看着天空，似乎非常开心。

Pollock 一边向前冲一边像之前一样开火。烈射而出的子弹流把机枪兵小队长 Tanner 打地凌空飞了起来，像之前的 Wraith 一样没入了身后的沙墙，被卷上了半空。在 Somo 的眼里，他看起来像一个小孩的玩具一样，在沙墙里旋转翻滚，忽上忽下，很快，就再也看不见了。

* * *

Flanx 博士和他的助手坐在观察室的地板上，等着这场冲突的结束。“听，”博士忽然道，“枪声好像停了。”他的脸上现出了微笑，站了起来，顿了顿续道，“我早就告诉你过很快就会没事的。”助手听到这些话，终于也放松了下来，激动地点着头，笑了起来。没过多久，外面传来了脚步声——战斗服的助力靴猛击在地板的声音——从大厅上面往下移动，朝着他们靠近。忽然观察室连着过道的门打开了，一个穿着战斗服的身影出现在他们面前。但奇

怪的是，在他的战斗服上没有发现联邦的标记，Flanx 顿时呆站在原地，脸上的表情僵住了，笑容渐渐消失。

Pollock 举起枪，指着 Flanx 的脸。“你现在是叛军的人质了。”他说。随后又进来了三个穿着战斗服的人，其中一个也举起枪，瞄准了博士的助手。

Somo 也紧随其后钻进了观察室。他注意到了被枪指着的两人，也同时注意到了墙上的那面窗子，以及透过窗子能看到的另一间房。Somo 走近窗子，停了下来，往里看去。眼前的景象一时间让他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间屋子的一半正被紫色的物质覆盖着，在屋子的另一头，有个坐着的女人，耷拉着脑袋，被一条绿色的绳子牢牢捆在椅子上。她的头发是深到有些扎眼的红色，在她面前，有一个看起来像是远超过正常尺寸的甲虫的生物。此刻它正蜷曲成一个小球，像是在等着那个女人去唤醒。

“在已知的世界里……”Somo 喃喃自语道。闻言，Pollock 也靠了过来，瞥了一眼房子里的东西。

“把所有能带走的东西都带走，我们只有十分钟的时间。不能带走的，通通烧掉。行动。”

几分钟以后，四艘叛军的运输船腾空而起，留下还在燃烧的 Fujita 工厂的废墟，扬长而去。而 Forest 的坦克在经过了几次失败的尝试之后，居然奇迹般的重新发动了起来，而且成功坚持到了他把它开上其中的一艘飞船。由于最后一个防空塔也被摧毁了，再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飞船，所以运输船非常轻松地飞出了飓风，朝着之前一个飞行员在热感应扫描器上发现的一个红点飞去。在那里，昏迷的 Sela Brock 被大家从半埋的飞船废墟里抬了出来。接着运输船再次起飞，带着大难不死的 Sela 和其他人，开始了返回 Hyperion 的航行。

第四章

曾经的鬼兵

关于这次叛军针对 Vyctor 5 星的袭击行动，宇宙新闻网的报道进一如既往行了大量的删节、疯狂的美化，外加严重的篡改。当然这也很符合宇宙新闻网的一贯作风，作为被联邦控制的媒体，任何新闻报道都会经过联邦的删改，这早已见怪不怪了。于是 Vyctor 5 上发生的事情成了一伙穷凶极恶的歹徒对一所环境研究院发动了恐怖袭击，在袭击中，有数名平民伤亡，并且还导致了 Fujita Pinnacle 内保存的大量珍贵的科学数据的丢失。

Arcturus 实在想不通群众怎么可以接受如此长时间的舆论误导而不产生怀疑。事实上只要是受到媒体联邦控制的媒体，都可以随心所欲的发布任何假照片，任何假消息，就像这次，Sons of Korhal 的所作所为，在大众眼里不过是一点小小的骚动，联邦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将其平息。这样不行，必须要做些大事，弄出些大动静，而且要大到任何媒体都无法将其掩盖。

但绝不能操之过急。将军不由暗暗提醒自己。现在科学家正在研究那个死掉的外星生物（Pollock 觉得把它弄死以后再带回来不仅更方便，也更安全）和那种紫色的覆盖物。那是 Arcturus 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东西，这说明联邦的的确确已经和外星生命打过交道了，只是一直都没有把这个消息透露给群众。就现在已经看到的情况，Arcturus 能做出的最合理的推断就是，联邦也许是在尝试制造某种生物武器，不仅如此，从 Pollock 和 Somo 处得到的汇报，以及从研究院里拿到的报告都显示，联邦还在进行着人类与外星生物之间的沟通的试验。眼前的这个女人，躺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就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实验对象。其他的试验对象都怎么了？而联邦又已经研究出了什么？虽然这些问题都亟待解答，但就目前而言，Arcturus 最想知道的还是，为什么被选中的是*她*，而对于联邦来说，她又意味着什么。Mengsk 寻思着，也许这个女人会成为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同盟，但……

正当 Arcturus 思考着这些问题的时候，Somo 走了进来。看到静静躺在床上的 Sarah，Somo 的目光中忽然充满了关切。将军依然坐在 Sarah 的床边，头也没抬一下，好像连自己已经进来了都不知道。

“长官？” Somo 轻轻道。将军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脸上的表情清楚地告诉 Somo，他正试图做出艰难的决定。

“她会好起来吗，长官？” Somo 又看了 Sarah 一眼。

Arcturus 回头看着 Sarah，好像被这个简单的问题难住了。Somo 觉得 Arcturus 的举动很奇怪，但他什么也没说。

“我们会知道的。我想等她从手术室出来以后，我们就会知道的。”

“我没想到会这么糟。”

Arcturus 的眼中透出空虚的目光，很长时间都没对 Somo 的话做出回应。“嗯？噢。我不是说她因为在研究院里受了什么伤才需要手术的。那儿的药物只不过是用来麻醉她而已——当然，是麻醉她的身体。”

Arcturus 站了起来，走到 Sarah 床前，轻轻拨开了她左耳边火红的头发。在她的脖子上，赫然是一个伤疤。

“看到这个疤痕了吗？”

Somo 点点头，将军于是续道，“这个疤痕意味着，我们这位‘病人’是一名鬼兵——一种经过联邦高度特训的，极其危险的单位。而且这也说明了她有心灵感应的能力。”

“你是说她能读出人们在想什么？” Somo 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敬畏的表情，像是看到了什么超凡脱俗，高高在上的人一样。

“没错，也许还不止这样。心电感应者的力量，联邦甚至到现在都没能彻底了解。所以他们要往训练出的鬼兵的脑内植入‘神经抑制器’，好让他们乖乖听话。” Mengsk 伸手指了指她的伤疤，接着道，“那个装置会让他们无条件地接受并执行命令，但与此同时，也会让他们几乎无法保留下任何记忆。”

“为什么他们要抹去鬼兵的记忆？” Somo 不解道。

Arcturus 沉默了片刻，像是在仔细斟酌自己的用词，接着才回答道，“因为鬼兵执行的都是最黑暗的任务。他们是刺客，是杀手，是潜入者，他们在联邦的控制下，被派去执行各种秘密行动。植入抑制器会让他们无法记起自己执行过的任务，而且万一被敌人抓住，也不会泄漏联邦军队的秘密。” 言罢，Arcturus 站到在 Kerrigan 的身边，低头看着她，脸上现出难以理解的神情。“而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取出那个抑制器。”

此时 Pollock 也走了进来。他恶狠狠地盯了站在一边的 Somo 好久，才终于转向将军道，“新来的医生已经检查完了 Brock 中尉的情况。她很快就应该没事了。倒是那个叫 Flanx 的人似乎很急于向您展示他的价值。”

Mengsk 点了点头。“好。我们这就去让我们的博士朋友向你我证明一下他的忠诚已经叛变了。” 将军低头看着 Sarah，道，“告诉他立刻来向我报告。”

“是，长官。” Pollock 的目光转向了 Somo，“等我和博士说完，我想和你谈谈。”

“有什么事吗？” Mengsk 问道。

“没什么，不过是一点纪律上的小问题而已，长官。” Pollock 朝着 Mengsk 点点头，后者也向他点了点头，于是 Pollock 便离开了房间。倒是 Somo 一脸疑惑地看着 Pollock 的背影，想不出这时候他到底有什么要对自己说的。

Arcturus 转过身，再一次凝视着 Sarah Kerrigan。Somo 发现自己也在看着她，心里期待着她能平安度过这一切。忽然他觉得自己强烈的想要和她说话，想要了解她是怎样的一

个人。如果 Mengsk 说的都是真的，那么也许到现在为止，她一辈子都在违背着自己的意愿，执行着一个又一个恐怖的行动，而自己却什么都记不得。她的生活也许像个隐士，也可能像是个被社会遗弃的人，Somo 很清楚这是怎样一种感觉，他觉得自己和这个正躺着的女人之间突然有了某种联系，某种共性。

要是我能读到她的想法就好了，Somo 想。

* * *

Sarah 能记起自己刚才在做噩梦，但却完全想不起梦的内容。每次当她试图去回想，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一幅幅恐怖的图像，如此的真实，仿佛伸手就能触摸到：黑暗的房间，奇怪的、缓缓蠕动的覆盖物，蛆一样的生物……但那之前发生了什么？自己现在又在什么地方？*你还在做梦*，她告诉自己。*现在还不是醒来的时候，Sarah，再过一会儿就好了。*一个声音在脑中响起。这不是自己的声音，她完全无法找出声音的来源，但冥冥中她觉得，这肯定是她母亲的声音。她开始努力回忆自己的母亲：她的样子，她的声音，她是怎样的人……脑海里只有一片空白。接着她开始尝试回忆她的父亲，同样徒劳无功。感觉像是脑中记忆的大门被锁上了，而自己却没有钥匙。她确定自己曾经拥有过那把钥匙，却又完全无法回忆出自己在什么时候，如何丢掉了它。

渐渐的，Saran 觉得自己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遥远的、低沉的细语，忽隐忽现。有时那声音已经清晰到几乎就能听清楚了，但随即就会再次模糊下去，变回细碎的，难以理解的杂声，接着彻底消失。

在那些声音的后面，依稀存在着某些可以理解的东西，藏在她记忆的孤岛之下：一种召唤，一种说不出来，但可以在精神上体会到的召唤，遥远的，异种的，没办法翻译成人类语言的召唤。每次当 Sarah 差一点点就能辨认出它的时候，联系总会中断，于是她的思想再次回到了那扇紧锁住她记忆的大门前。

* * *

“如果你以后再在任务时像个白痴一样呆住，我保证你再也别想回来。明白了吗？”Pollock 圆瞪的眼睛在 Somo 的脸上来回扫视，想要找出任何一丝抗议挑衅亦或想找借口的痕迹，借此好好的教训一下这个新兵。不过 Somo 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

“我不会再呆住了。那是我第一次——”Somo 解释道。

“别给我找借口，菜鸟。我听过的解释太多了，而且还是来自于比你更优秀的人。除非你想明白这一点，否则你永远不会是我看中的人，我也不会认为你属于这儿。虽然现在你制造的麻烦远远大于价值，但我还是容忍了你的所作所为，这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一般的极限。没办法，我们需要每一加入的人，但永远别以为有了这个原因，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乱捅篓子。”

“我说过了，再也不会发生那种情况了。”Somo 努力看着 Pollock 的眼睛，同时尽力不去看中尉头上凹下的伤疤（他估计这种行为只会让情况变的更糟）。

“如果再发生，那下次就会是最后一次。” Pollock 转身走出了房间。

Pollock 刚走，Somo 便径直从休息室往监护室走去，想去看看 Sela 的情况，当然，还有另外那位女病人，那位鬼兵。他希望她已经挺过了手术，马上就会好起来。

* * *

Sarah 的世界是一片死寂的黑暗。不知道过了多久，Sarah 忽然有了一种回归现实的感觉，缓慢但真实，像是从黑色的海洋中浮了起来。她觉得口干，还有轻微的头痛。闭着的眼皮中传进了一丝明亮的感觉，她感觉到了噪音：仪器的嗡嗡声，引擎的低鸣声，还有一种思想，一种难以理解的思想，层次丰富，结构复杂，和她曾经阅读过的任何思想都不一样。那个思想的大意是有人认为她很重要，那就是她之所以还活着的原因。

Sarah Kerrigan 睁开了眼睛，发现自己躺在一间明亮的屋子里。床的边上坐着一个人，正专注地看着自己。那是一个严肃的中年男子，留着一头花白的长发，系在脑后。一把大胡子围绕着他的嘴，深陷的灰色眼睛中射出刺人的目光。他身上穿着的是一件军装，与联邦的有一点点相似。

“你好。” 那个人说。

Sarah 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才终于开口道，“我在哪儿？”

“你正在 *Hyperion* 上，它是我的巡洋舰。你现在是 Sons of Korhal 的客人，我的名字是 Arcturus Mengsk。”

“Sons of Korhal？什么——” Sarah 刚想问，过道的门滑开了，一个脑袋伸了进来，向里看了一眼，随即发现了将军也在。

“不好意思，我只是想来看看她是不是已经好了。” Somo 看着 Sarah，脸上露出了笑容。一个年轻人，不无吸引力，Kerrigan 回过头，目无表情地看着他。她到现在依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处，而这些人又是谁，于是她决定保持戒备。“我马上就，呃……走。” Somo 退了出去，门随即便关上了。

Arcturus 把注意力重新放在了 Sarah 身上。“我们把你从一颗叫 Vyctor 5 的星球上的联邦研究院里救了出来。当时你正在被迫进行某些和外星人有关的试验，你能回忆起任何事情吗？”

Sarah 想了一会儿。模糊的画面开始在她脑海中出现：一间航空母舰内的生活间的内部。她正在接受转换，但之后的事情完全无法回忆；接着是一片庞大的漏斗状的烟雾，那艘航空母舰就在烟雾中降落到了风暴的中心。随后她被送到一间实验室，被注射药物。接下来的景象开始变得越来越真实：漆黑的屋子，覆盖在地板和墙上的奇怪的物质，向她靠近……

“能想起来一点。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那儿，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将军点点头。“你能不能记起——”

“我在去那座研究院之前做过什么……” Arcturus 一时间忘记了心灵感应者都有一种坏习惯，那就是喜欢补全别人还没说完的句子。于是他轻轻点点头，静静等待着回答。

Sarah 将注意力集中了起来，于是记忆的碎片渐渐闪现：去往遥远的世界，在走廊中潜行，穿越开阔的战场，举枪射击……然后是什么阴暗而凶恶的东西，一把利刃穿过喉咙，然后是喷出的鲜血。

“我不知道。”

Arcturus 知道她在说谎。而 Sarah，作为心电感应者，当然也知道 Arcturus 知道。但她没有在他的思维中读到任何的敌意——至少在表面上没有。也许会有，但那掩藏在他思维的深层，深到连 Sarah 都无法读到。

“你曾经是一名鬼兵，一位联邦的战士。在你成为士兵之前，一个芯片——名叫神经抑制器的芯片——植入了你的大脑。它一部分的功能是干扰你的记忆，而其余的记忆则是因为试验中注射的药物。我们已经取出了那片芯片，药物的作用也不是长期持续的，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耐心，还有正确的引导，你肯定能回忆起曾经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你想要什么回报？”

“现在我只想要你休息。我们可以深入讨论这个问题，但那是之后。我不想让你觉得你是这儿的囚犯，一刻也不想。你可以随意去往这艘飞船上的任何地方，只要你愿意，而我房间的大门永远为你打开。我想一旦你摆脱了芯片的干扰，回忆起了过去的经历，你就会发现你曾经效忠的对象是错误的。但我想那样的结论最好还是由你自己得出比较好。”

Sarah 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甚至都不记得有人这样对待过自己。Arcturus 淡淡笑了一下，站了起来。

“如果你有任何疑问，尽管来问我，不要犹豫。”将军往通道走去。在门口，他忽然停了下来，回过身问道，“顺便问一下，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一个名字飞快地出现在她的意识之中，速度快到让她几乎脱口而出。但她又不是那么肯定，因为那个名字听起来非常的奇怪，像是自己许多年来都没有说过一样。

“Sarah……”

之后呢？一时间她想不起剩下的部分。在通道出口处，Arcturus 的脸上再次出现了笑容。“没事，Sarah，放轻松。”说完，将军转过身，离开了房间。

* * *

对于身患病毒性传染病的人来说，隔离罐是一种非常有用的设备，它可以把病人和周围的环境隔离开，具有单独的内部气候控制系统，并且在需要时为罐内提供氧气。不过此时的隔离罐里并没有氧气，这让正被关在里面的东西（这恐怕是唯一一个准确的名字，因为“居民”听起来实在是太奇怪）更显得神秘莫测。

在离开 Fujita 工场时，叛军们带走了一个标有“危险品”字样的容器。扫描设备报告说，罐里存在着某种型式的生命，所以他们决定把它放到隔离罐里再打开。现在那个容器就被放在这个隔离罐中，刚刚被打开。到现在为止不过经过了几分钟的时间，而容器中的有机

物就已经增殖到了令人警惕的程度，覆盖了罐中的每一寸表面，而且这一切都发生在没有氧气供应的情况下。

隔离罐的墙壁是透明的。Arcturus Mengsk 和 Helek Branamoor——一位 Umoja 教授，在加入叛军之前研究地质学——正并排站在它旁边，盯着墙壁另一侧的物质。那个被密密麻麻的动脉和静脉缠绕着的果冻一样的物体，正有节奏地搏动着。

“这种自主分裂的细胞结构类型，我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实在是很令人难以置信。到目前为止，我观察到的，唯一会令它做出负面反应的就只有高温。似乎它不太喜欢火。”教授面带笑容地解释道。当前的研究工作明显让他非常兴奋。

Arcturus 把手按在了罐子的玻璃上。玻璃的另一面，对应位置的异生物开始扭曲收缩，像是感觉到了什么一样。Branamoor 教授依然面带微笑，示意将军跟着他到下层去。“如果你喜欢那玩意儿，那你一定会爱上这个东西……”

* * *

在一号研究室的中心位置，放置着一个类似于孵化箱的设备，设备里则是一只死掉的外星生物的幼虫。它已经被仔细解剖过了，肚子是破开的，皮肤也被切除了，露出内层组织上复杂的网络系统。

“我想它应该是一只幼虫，如果没有死的话，可能还会变成什么更大的东西。我们分析了它的 DNA，里面包含着数不清的碱基序列，携带着数以百万计的基因，它们之间可能出现的组合方式，则是完全无法计算的。我猜我们看到的仅仅是它最初的生命阶段。”教授的兴奋丝毫未减。

“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Arcturus 指了指幼虫，“你的意思是一旦进入了孵化期，它就可以变成任何东西？”

“我得说，那只是理论上的可能性。但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

“那它如何决定自己到底变成什么？”Arcturus 追问道。

“我不知道。可能取决于环境中的某些催化剂，也可能取决于它整个生命中某些预先已经定下来的因素。”

Arcturus 认真地点点头。“那它危险么？”

“在目前这个状态下，我不认为它具有什么危险性，但一旦经过了孵化……恐怕没人知道吧？”

Arcturus 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教授不知道此刻的将军正在思考着什么，但他决定也保持沉默。终于，Mengsk 开口道，“谢谢。如果你有发现任何新的信息，请立刻告诉我。”

“当然。”教授回答道。将军又看了一眼那个异生物，接着离开了房间。

* * *

有那么一段时间，Sarah 觉得自己就要回忆起母亲的脸了，但每次当她尽力去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那感觉总会逝去。那模糊的画面与其说是记忆，不如说更像一个幻影，但即便

如此，Sarah 却坚信她很美，很健康，会让人看起来觉得很舒服。在过去的几个小时里，Sarah 开始回忆起越来越多的事情，但多半都是记忆的碎片，是某些完整事情里的一小部分。关于 Fujita 工厂和那些实验的记忆也开始出现，不过她决定把注意力放在其他的碎片上。

她想回忆起自己叫什么名字，最近一次过生日是什么时候，父亲的脸庞……但这些东西还在和她玩捉迷藏。虽然她现在在努力回忆，可是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间留下的痕迹依然模糊不清。她无法忆起自己在鬼兵学院接受的训练，甚至都无法忆起自己是如何加入的联邦；无法忆起儿时的时光，也无法忆起青年的日子。她无法忆起自己作为鬼兵时执行的绝大部分任务，而唯一留下了些许印象的，却又那么不现实，那么的像梦，因为她感到自己是一个隐形的士兵，无声无息，无形无迹，她感觉到自己是一个杀手。这些飘忽不定的记忆让她觉得恐怖，因为她能看见自己做过多么无情多么恐怖多么血腥多么暴力的事情（但她看不到那些被自己所杀的人的脸，这点让她觉得很欣慰）。她试图告诉自己，在那些记忆里，自己是处于一种半自动化的状态，那并不是 Sarah，真正的 Sarah 绝对不会做那种事情。但即便如此，在她意识的某处，依然明白所有的真相。

舱门忽然滑开了，Sarah 睁开了眼睛。那个曾经探头看过她的亚洲人正有些笨拙地站在门口。

“你是想在们关上之前进来，对吧。”Sarah 一边点头一边说。那个男子笑了笑，走了进来，身后的舱门随即滑上。

“嗨，我的名字叫 Somo，我就是……呃，把你从……从 Vyctor 5 带到这儿来的人。我想看看你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男子明显很紧张，也明显非常关心自己，即便不会心灵感应，Sarah 也能轻易看出来。她接着尝试去阅读他在想什么，很快一种真挚的关怀出现在 Sarah 的脑海。这种感觉，她很少在接触过的人身上发现过，那是一种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精神力，还有对生命真诚的热爱。

“嗯……你觉得 *Hyperion* 怎么样？”Somo 打破了沉默。Sarah 感觉到他心中某些纯朴的想法，还有随后出现的代表愚蠢的思绪，像是：*“你觉得 Hyperion 怎么样”啊？你个白痴！她一定会觉得你像个呆子一样*。Somo 不好意思的笑了一下，Sarah 也忍不住大笑起来。这是她印象中，自己长久以来第一次笑，而她无法想起上一次*这样*笑还是什么时候。这种感觉很不错，有一段时间她甚至没法停下来。

“我不觉得你是呆子。”终于，她停了下来，说道。

Somo 也笑了起来，但随即表情就凝固了，因为他忽然发现她对自己只是在*想着*的东西作出了回应。不过随后他又继续笑了起来，因为他想起来，她懂得心灵感应。

Sarah 自然也感觉到了这些想法，对此，Sarah 只是微笑了一下，并没说话。

“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的交流像是根本就在两个层面上，”Somo 说，“这太疯狂了。”

“我倒是觉得这样会很有效率，”Sarah 回道，“这叫快刀斩乱麻。”

Somo 点点头。“刚刚我一直在想，究竟怎么问你愿不愿意和我喝杯咖啡最好，然后想起你能知道了我在想什么，于是我就想我是不是不需要开口问了，但又觉得光这么想一下又不能算是问，于是我才——”

“我就直接回答你吧。我很乐意找个时间和你喝杯咖啡，但现在我很累，想继续休息一会儿。”

“好……那当然，太好了。我马上就让你，呃，休息，好。”Somo 退回到舱门口，向 Sarah 摇了摇手，接着就出去了。

“我过段时间去找你。”Sarah 说。Somo 开心地点点头，接着舱门关上了。

当 Sarah 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的时候，她忽然开始思考 Arcturus 究竟会想从自己身上得到什么，以作为把自己从 Fujita 工厂救出来的回报。不过最后她觉得将军如果想知道，自然会来找她，于是慢慢地睡着了。

* * *

Flanx 博士已经下了决心，只要能活着度过眼前的危机，不论做什么都会同意。如果那意味着要向那些叛党们坦白自己知道的一切，那也当然没问题。不过博士相信，联邦军队肯定很快就会过来，然后干掉这批小叛党，到了那个时候，他就可以让自己尽情站在聚光灯下了。没准他还可以协助联邦镇压这些 Sons of Korhal，只要自己能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样一来，当联邦凯旋的时候，Flanx 博士也许会成为英雄，甚至可能成为上层人物的特殊顾问，搞不好还可能在 Tarsonis 的摩天大楼里弄到一套房子，他妈的，干脆是一整座大楼好了。也许自己的名字还会被写在历史电子书里，流芳百世。

Flanx 博士一边想着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一边在 *Hyperion* 迷宫一样的过道里走着，身边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机枪兵。最后，他被领到了一扇门边，并被告知进去。

房子里，Pollock Rimes 站在一张空着的椅子旁边，正对着那张椅子的另一张椅子上，坐着的是 Arcturus Mengsk。在很远的角落里，还有一个全副武装的机枪兵，而当博士走进去的时候，他发现在离 Pollock 最近的角落里还坐着另外一个。带他来的那两个机枪兵依然站在门口，然后门就关上了。

好吧，博士想。他很清楚，这些叛党要审问他只是时间问题，只是居然过了这么久，这让博士也觉得很奇怪。也许他们只是想让别人感到这儿戒备森严吧，博士想。

博士向 Pollock 点点头，后者只简单地吼了一声，“坐下。”

Flanx 博士在那张空着的椅子上坐了下来，看着对面 Mengsk 将军灰色的脸。Pollock 来到了他身边站定，距离足够近，似乎是随时准备朝博士的脑袋上给上一拳，只要他在接受审问的时候作出些许意料之外的举动。

“我想知道联邦何时，又是怎么注意到了外星生物的存在。”

“嗯……”博士偷偷地看了 Pollock 一眼，后者还了一眼以后，又转回了 Mengsk 那边。“据我所知，外星生物大概是五年前被发现的，在 Koprulu 星区边缘的一颗行星上。这个

情况被报告给了当时的指挥官，接下来几名科学家便奉命前去调查。那个，嗯……哼嗯……”（博士清了清喉咙，声音变的有些许沙哑）“他们确认那些生物不是当地土生土长的，但除此以外一无所知，他们繁殖的能力太奇特了。嗯……接着，收到了越来越多的报告，在临近的星球上也发现了同样的东西。看起来它们跨越星球传染的能力很强，于是联邦决定要研究它们。”

屋里的安静让人不知所措，博士满怀希望地看着 Mengsk，但后者除了冷冷盯着他以外别无其他动作。于是博士转头看着将军边上的机枪兵，不过好像他迫不及待得想举枪朝自己射击，只要将军给出任意一个手势。博士想看看在那位机枪兵正后方，坐在墙角的那个机枪兵，但 Pollock 向前走了一步，挡住了他的视线。

“为什么要用人类做实验？”将军的眼里射出针一样的眼神，像是可以穿透博士的头骨，刺入他思维的深处。博士几乎已经感觉到了将军正用精神扫描着自己。

“唔……我当然只是按照上面的命令，用人类试验品做实验，但唯一的目的只是要看看那个生物和，呃，Creep，我们这么叫它，会怎样和人类交流。”

“为什么最后留下来的试验品是鬼兵？” Arcturus 向前倾了倾，把手放到了桌子上。

“嗯，实际上这很有趣。我们发现不论是那个奇怪的外星物质还是幼虫，对心灵感应都有明显的反应，至少我们认为是那样。当然，在做完隔离环境内的实验之前，我们并不是很确定，但之后那就得到了证实。那个女性的试验单位，当然，就是那个鬼兵……她似乎能激起 Creep 和幼虫最强烈的反应，所以我们决定用她作为主要的实验对象，并终止其他实验对象的实验。”

“那你们对那些不再有用的实验对象做了什么？”将军言语中透出的威慑让博士愈发不舒服起来。

“我不是很清楚——”

“我警告你不要对我撒谎。” 将军平静地说道。博士于是觉得还是说实话比较好，这样至少自己可以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我相信，上面会命令机枪兵去……呃，解决他们，并毁掉他们的尸体，因为那是最顶级的秘密实验。”

“也就是说他们都死了。那么那些一开始发现外星生物的边缘星球上又发生了什么？联邦肯定不可能把它们也一起清除掉。” 将军越冷静，博士就越觉得不舒服。他甚至能感觉到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正在桌子下面颤抖。

“好的……就我听说到的，呃……一种人造的基因病毒被引入了那些星球。我确信他们把那些东西叫霍乱。”

Arcturus 向博士点了点头，转过身去，瞥了一眼他身后墙角处的那个机枪兵。此时博士早就吓得差一点就要尿裤子了。“把博士送出去。” 将军道。一个机枪兵闻言点了一下头，随后往桌子处走来。

Flanx 博士浑身发抖地站了起来，Pollock 再一次用身子挡住了博士的视线，让他无法看到坐在门边墙角的那个机枪兵。博士这时才开始怀疑，这位中尉到底是一直在故意这么做，还是仅仅出于连续的巧合。*嘿，不管怎么说，至少保住了小命*。博士心想。

“还有一个问题，”将军忽然道，“为什么你们选择 Fujita 工厂？”

博士转过身道，“嗯，为了能得到外星人可以和心电感应者交流的确凿证据，我们需要确保排除一切可以排除的外界干扰。天然形成的 Pinnacle 具备一切条件，而且里面已经建成了一个工厂。”

将军再次点了点头，目光转向博士身边的机枪兵。“把我们的新朋友带去认识一下 Branamoor 博士。”机枪兵在头盔里点点头，带着博士离开了。

博士刚刚离开，Pollock 便转向了坐在墙角的全副武装的机枪兵。Sarah 取下战斗服的头盔，站了起来，径直走过中尉身前，坐在了几分钟前博士刚刚坐过的位置上，用同样冰冷的眼神盯着 Arcturus 冰冷的眼睛。

“他在说谎吗？”将军问道。

Sarah 摇了摇头。“没有。刚刚他差点就吓得晕过去了，不过之前他所说的都是实话。”

“太好了。”将军回答道，“我希望他刚刚说的话之中能有一些对你也有用。”

Sarah 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腿，心里暗自承认了自己之前的确是在为一些邪恶的人卖命。“是的，的确很有帮助。现在我身体里的芯片已经被取出了，我明白了之前联邦的所作所为都是错的，我愿意帮你。”

“我相信，你可以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极大的帮助，欢迎你的到来。”将军的脸上露出了 Sarah 看到过的第一个笑容。刚刚长时间读取博士的思想让她觉得很累，而且从现在开始，会有更多的事情等着她去思考，因此她朝将军点点头，说道：“谢谢。现在我想我需要去休息一下。”

将军于是站了起来。“没问题。当你精神好一点的时候，我很乐意和你进行一次深入的交谈。”

Sarah 也跟着站了起来，点头表示同意。Pollock 走了过来，带她走到了门口。“我可以自己回去，谢谢。”Sarah 对中尉说道。Pollock 回头看了一下 Mengsk，后者轻轻的点了一下头，于是 Pollock 转回来，咬紧牙，盯着 Sarah。中尉心里闪过的念头让 Sarah 觉得不太舒服。

“嗨，”Sarah 走出门口，头也不回地对 Rimes 说道，“我都听到了。”接着她大步走出过道，消失在了大厅的入口。*以后我得对她那点小小的能力多注意点*，Pollock 心想，然后通道的门关上了。

第五章

不速之客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很多关于外星生物的事实（当然也包括各式各样的推测）开始在 *Hyperion* 上各种各样的人之间流传起来，包括士兵、技术员、工程师，还有其他普通的人。

实际上，Mengsk 将军一直都在仔细留意着这些谣言，甚至连他个人办公室的内务人员、船桥上的岗哨都没放过。几个知道内情的关键人物（包括 Sarah 和 Rimes 中尉在内）被允许传播这些消息。Mengsk 明白，这样的话，那些流言就会想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由此而引发的猜想必然会扭曲最初的事实，以至于到了最后，不论会被传成什么样子，都会让人们反对联邦的态度有如火上浇油一般愈发猛烈。

自 *Hyperion* 回到 Umoja 开始已经经过了五个行星日。在这些天里 Mengsk 和 Umojan 大使们举行了数次会议，并做出了一些重要的决定，一连串的行动计划被详细的规划出来，而且很快就要开始执行。至于 Sarah，这几天则更多的是一个人待在给她准备的房间里，好几次都拒绝了 Somo 邀她出去“到处转转”的请求。她开始回忆起越来越多的东西，而每多一点回忆，她就会多一份焦虑。Forest Keel 和他的几个朋友，把时间都花在了毫无节制的酒精消费上，弄的舰上的医疗人员处理这些烂醉如泥的人处理地忙都忙不过来，尤其是 Forest，据说他一个人就喝掉了整整一瓶半的 Scotty Bolger 牌 Old No.8。Brock 中尉曾经一度数次拒绝 Tibbs 列兵的提议，但终于还是在一次寻欢作乐喝多了的时候接受了他的邀请，并做出了一些平时她绝对不会做的事情。倒是 Pollock Rimes，把酒全拿进了自己的房子，一直在自斟自饮。不过，到了第六天的早晨，当 Hyperion 完成了补给，所有的叛军们就又一次被送回飞船停靠着的干船坞，重新走上他们熟悉的飞船，开始了新的漫长的航行。

没有人知道下一个任务是什么，亦或飞船会去哪里。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里，士兵们忙着进行战斗训练，直到每个人都可以在六秒以内穿上他们的战斗服，然后蒙着眼睛把枪拆开、清理干净然后装回去。

当下 Hyperion 正在航行的区域是属于 Umoja 的星区的边缘，很快就要越过边界，进入联邦的领空。于是叛军们又开始紧张起来，为接下来进行的行动做准备。

他们不需要再等多久了。